尚書大傳疏證

尚書大傳疏證卷五

大誥

書曰民儀有十夫困學紀聞卷二

疏證曰漢書翟義傳曰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段玉裁云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

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

吉戰則勝御覽四百五十卄人事部九十一又六藝流別卷二十

疏證曰此解經朕卜并吉文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時既卜乃後出誥故云然攷此傳亦與洪範文義相通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洪範先謀卿士庶人後卜筮也白虎通蓍龜篇曰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金縢陳壽祺曰葉夢得云伏生大傳以天地四時爲七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

武王殺紂立武庚毛詩邶鄘衛譜正義引有立武庚三字而繼公子祿父（注）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也

疏證曰論衡恢國篇曰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此引立武庚繼祿父與大傳文合蓋所引卽大傳今文家說以武庚祿父爲二人立武庚繼祿父爲二事鄭注以武庚卽祿父此古文說

與今文不同依今文當從詩譜正義所引大傳有立武庚三字臾中本亦有之陳本無今增入武王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者武庚王子祿父公子誅君之子不立故以公子祿父繼殷後別立武庚以備三監下文云管蔡監祿父不及武庚者據周人之監者言之

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注)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

疏證曰史記周本紀管蔡魯衛世家皆言管叔蔡叔不及霍叔王引之歷引古書以證三監當數管蔡武庚不數霍叔其說甚塙然則大傳之義本不及霍叔鄭注謂赦之故不及非大傳義也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猶長也使召公奭爲傳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通鑑前編引爲作之管叔疑周公毛詩豳鄘衛譜豳風破斧正義左傳定四年正義並引此傳管蔡流言是管叔下當有蔡叔二字御覽無之宜據詩疏增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注)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疏證曰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東伐淮
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然則蒲薄古通用鄭蓋用其
師說以蒲姑爲地名非人名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
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蒲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敘
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所
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案
江說雖通然書序史記所云踐奄與大傳踐奄實非一事不得
混而爲一大傳周公踐奄是攝政三年書序史記成王踐奄是
即政之後周公伐奄成王不親行而多方云王來自奄此異人
異時之誥大傳云踐之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是周公殺
奄君而成王踐奄則遷其君而不殺又異人異事之證書序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偽孔傳云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
征之遂滅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
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
叛成王親往征之傳疏此說按之經文書序大傳史記皆不相
背其義必有所受蓋本於今文家不得以其異於鄭義而疑之
然則周公踐奄誅其君而未滅其國成王踐奄滅其國而遂其
君爾事各不相蒙大傳云奄君薄姑必是人名書序云將遷其
君於蒲姑當是地名奄君名薄姑不妨齊地亦名蒲姑如晉悼

公名周魯定公名宋皆違名子不以國之義解者必欲合爲一事鄭君以地名疑人名江氏又以人名疑地名胥失之矣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毛詩左傳正義引此句作成王尚幼矣

疏證曰作成王者是也酒誥王若曰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是三家今文與馬鄭王古文皆作成王三家直以成王爲生時之號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文畧同又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文畧同此皆生號成王如湯生號武王之例周頌作於成王周公時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國語以爲道成王之德亦其明證自馬鄭不從今文之說世遂不知成王是生號並大傳之文亦妄改之云今王尚幼矣蓋疑成王在不得稱諡也此當從詩左傳疏作成王陳本作今王今更正

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毛詩左傳正義引此句作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注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

之命殺祿父自武王殺紂下見御覽六百四十七刑法部十三又御覽封建部四四夷部一刑法部七毛詩邶鄘衞譜豳風破斧齊譜左傳定四年諸正義通鑑前編成王二年釋史二十二

疏證曰大傳止言管蔡不言霍叔是止有二監並祿父爲三監此三監當作二監後人誤改之耳傳言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此又言以成王之命者蓋言居攝踐阼者紀事之實言以成王之命者推公之心史記亦云周公奉成王命此與攝政稱王之說兩義當互相證初不相背世有援此文以駁攝王者非也

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毛詩豳風破斧正義經典釋文成王政序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曲阜孔氏廣林本以遂踐奄云云入成王政篇恐非錫瑞案陳說是也成王政下爲將蒲姑云將遷其君與此傳云殺其身不合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鄭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之也

成王幼在襁褓毛詩斯干正義引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褓小兒被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在襁褓三字當在上傳成王幼之下錫瑞案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蒙恬列傳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賈子新書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春秋繁露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淮南要略篇云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之中大戴禮保傳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盧辨注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錫瑞謂盧注是也古書多形容已甚之詞非可執為事實異義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今文雖無明文可據然史記既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後又云成王七年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若誠立在強葆加以七年不過十歲上下何得遂云長能聽政乎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而輕授之十歲孺子乎且鴟鴞貽王在居攝三年若成王止六七歲何以云王未敢誚公洛誥戒成王與周公往復之辭亦非十齡幼子可辨大傳七年致政與史記同則所云在襁褓亦當與史記同皆甚言之耳成王初立之年當如古尚書說年十三加以七年為二十歲故曰長能聽政今文之義當與古文無大異近人有執襁褓為事實謂今文必與古文不同蓋未證以史記之文亦未知其與壁文不合也

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 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 又詩地理考五引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儒效篇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錫瑞案公羊文十三年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

三年之後 此句上當依路史所引增周公致政封魯六字 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

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喪大記上注節引

疏證曰公本欲葬文武之墓而以遠成王爲嫌故遺命云必葬成周然非公之本意故天動威以戒成王王知公意乃葬之於畢也公不敢遠成王是忠欲葬於文武墓是孝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陳壽祺曰此下當依儒林傳注增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八字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陳壽祺曰當依漢書儒林傳注引作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

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

臣漢書梅福傳注

疏證日史記魯世家日周公在豐病將沒日必葬我成周以明
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
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
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
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
日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日自今後其無繆
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
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今
文家言金縢惟此最詳義本於大傳漢書梅福傳上書日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又儒林傳谷
永上疏日昔周公雖老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白虎通封公侯
篇日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
至孝天所與也又喪服篇日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
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

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論衡感類篇日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盡復起又感類篇金縢日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讀作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日昔者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日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李賢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日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又袁奐傳奐上疏日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何休僖三十一年公羊解詁日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兩漢人引今文家說大旨相同自馬鄭古文家爲異義書疏其說者乃疑今文爲謬謂秋大熟以上前無所承首尾不相聯貫不知據魯世家王亦未敢訓周公之下周公在豐之上事隔多年書隔數篇則今文

尚書之文當與古文不同孫星衍以秋大孰以下爲亳姑篇文似亦近之不得據後出之古文而疑大傳最初之義也

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漢書儒林傳注　又後漢書張奐傳注雨作雷誤

嘉禾陳壽祺曰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嘉禾長五尺三十五穗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昇平則嘉穀並生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威精符曰日下淪於地則嘉禾興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白虎通封禪篇曰德至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之爲美瑞者也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尚書歸禾序正義

疏證曰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武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說苑白虎通所載畧同蓋皆本大傳

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穟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御覽八百三十九百穀部三 又初學記二十七草部又記纂淵海卷四引並無末九字記纂作異畝同穗初學記穟並作穗

疏證曰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魯世家云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據此傳云異莖則今文當作異母與古文序作畝不同陳喬樅謂母疑是晦之壞字非也

拔而貢之 尚書歸禾序正義

陳壽祺曰尚書正義引成王之時云云又引下傳云拔而貢之其文不備今盧本大傳越裳氏上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八字記纂淵海卷四引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

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據此則大傳當有拔而貢之文王之廟之語而書疏僅存上四字餘無所徵因錄瑞應圖之文以備考記纂淵海又引大傳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恐非大傳文不錄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注）質亦贄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御覽七百八十五四夷部六別風淮雨及注從吳中本 又御覽天部九後漢書馬融傳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事類賦二又文選應吉甫華林園詩集注引作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注鄭元

曰欲其轉相曉也王元長文注引作重九譯毛詩臣工正義引德下多澤字政下多令字白虎通通典引政作正朔

周成時越裳氏來獻白雉曰吾聞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江海不波溢於茲久矣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故重三譯而至

引尚書大傳

疏證曰陳壽祺曰御覽天部一本引作天之無烈風東西南北來也下六字當是注文誤入傳又曰劉勰文心雕龍云尚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字作別淮考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也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氏大傳而大傳作澍不作淮明矣御覽因爽部六又引作注字此寫誤也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爲說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爲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錫瑞案

御覽九天部風引大傳日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日久矣天之無烈風淮雨意中國有聖人乎又卷十天部雨引大傳日成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日久矣天之無烈風東西南北來也無淫雨數樓意中國有聖人乎又引尚書說日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御覽九引大傳作淮雨卷十引大傳亦必作淮雨注云暴雨與尚書說注淮暴雨之名正同是卷十作淫雨塙是淮雨之譌且淫雨不須注淮雨乃須注鄭注云暴雨鄭所據大傳必作淮世紀妄改為淫後人又據世紀以改大傳故御覽所據之本或作淮或作淫參差不合又作淵或作迅蓋皆後人所改稽瑞作烈與淫亦後人改也又案東西南北來也塙是烈風之注陳說不誤依注義則大傳文嘗作別風不作烈風謂風從東西南北來因方可分別故云別風若傳作烈與注從東西南北來之義不合且烈風不須注別風乃須注淮淫別列皆形似後人多見烈風淫雨少見別風淮雨故致誤而別又變作烈據御覽所引與文心雕龍正合彥和所見並非誤本謂彥和誤豈傳武仲王元長皆誤乎陳氏說不足據今改從吳中本盧文弨日陸雲九愍有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鄭康成注大傳云淮急雨之名也是不以為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案盧說是而所引鄭注與御覽所引不同未知何據又案琴操曰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稱相成王

成就文武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援琴作歌蓋本傳義傳云人君子不臣其人者鈎命決曰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下引此傳文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議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班固漢書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夷狄之人貪而好利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皆同傳義論衡曰周公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然可證周公時無別風淮雨之義白雉者典畧曰白雉者岱宗之精也出於玉山抱朴子曰九真越裳有之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二年南越獻白雉

康誥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

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毛詩周頌譜正義 又禮記明堂位正義尚書康誥正義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並節引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傳所言即太平作禮樂之義公所以優游者後世如漢董仲舒賈誼王吉劉向皆議作禮樂而未能作曹褒作而不行唐開元顯慶禮宋政和禮皆不過存其書當時並未行用公蓋早慮及此踐奄歸後已有制作之意至六年營洛有成乃敢制作則其所作必實見之施行今儀禮十七篇近之若周官六篇周時並未見之施行疑非公作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疏證曰據此今文尚書多一俊字與堯典文同

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通鑑外紀卷二又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文王受命至末云尚書周傳又尚書戡黎正義又通鑑前編紂十七祀引文王受命至伐崇又文選褚淵碑文注毛詩緜皇矣二雅譜正義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並節引畎從皇矣正義作禮記正義邘作鬼方誤

注 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駾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毛詩采薇序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毛詩皇矣正義云混夷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或作犬夷則畎字之省也二雅譜正義引作昆夷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作鬼方並誤又曰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邘注引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史記本作邘不作邘

諸家引作飛非錫瑞案論衡初稟篇曰康王誥稱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矣論衡與傳義合據傳義疑緯候所云赤雀丹書之命非古義也又案鄭注所仲云云與伏生義不合三家以釆薇杕杜出車皆宣王詩古今人表以南仲列宣王之下方叔召虎仲山甫申伯吉甫之間然與南仲是宣王時人出車之王命南仲即常武之王命卿士南仲太祖三家之義遠勝於毛今古文各自名家伏生多與三家詩合鄭以毛傳注伏傳以為即文王伐玁夷失之

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注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事謂祭祀儀禮特牲饋食疏引書傳康誥云孔氏遊

日儀禮疏康當爲酒之誤

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陳壽祺曰儀禮特牲疏云大宗已侍於賓奠者或有作蕢或有作饋皆誤以奠爲正也（注）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僚友助祭者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儀禮經傳通解卷五五宗傳第七引傳及注又儀禮特牲鄭注毛詩湛露正義尚書酒誥正義並引傳儀禮特牲疏亦引傳及注

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儀禮喪服不杖章疏

疏證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注引此傳云云曰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詩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云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白虎通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與此傳合儀禮疏引傳作康誥者韓非子引酒誥毋彝酒亦作康誥段玉裁云周時通以酒誥爲康誥疏或亦有據非誤也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注出猶去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注忠厚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復反也

卷五五宗第七引傳注連上宗室有事至族人飲也爲一條

疏證曰詩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云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爲說爾正義曰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媟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引書傳云云日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案鄭注大傳云云事謂祭祀故以毛傳引宗子將有事爲假宗子與族

人爲說也孔疏以詩非言祭祀乃謂有事爲圖事與大傳義不合亦非毛傳之義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在六十以上遊飲也 大戴禮四曾子立事篇盧注

疏證曰此傳解經差肴之義禮記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烝社者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正義曰云烝謂有牲體爲俎者按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傳言烝社當即月令之烝社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困學紀聞卷二漢藝文志考證一

陳壽祺曰王伯厚以此傳八字爲尚書之逸文考今文與古文章句多寡異同非止一二酒誥篇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句之異文未必爲逸句也

梓材

陳壽祺曰金履祥尚書表注案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通鑑前編成王七年載梓材云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按梓材之書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又云梓材之事伏生謂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案陳說誤說見後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

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梓木晉而俯注晉薦貌此注惟見藝文類聚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又左太沖招隱詩謝靈運經湖中瞻眺詩注引相與觀乎南山之陽又長笛賦注引觀乎南山之陰又藝文類聚八十九節引晉而俯句作晉然實而俯拂其首而勞之作拂其首勞而食之他書引實而俯無晉然二字又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六記纂淵海卷九十六藝流別釋史二十一並節引六藝流別南山之陰作北山之陰非

疏證曰陳壽祺曰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宗親十八引周書說苑建本篇皆與此文略同錫瑞案金履祥引大傳謂梓材伏生作周公教伯禽之書近人治今文尚書者如鄒漢勛魏源皆從其說鄒又謂梓材古本作子才封字古作㞢子古文或借㞢爲之士字與才形近故子才二字誤作㞢字此皆穿鑿傅會之說非伏生之意也知伏生不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者史記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以成王命封康叔爲衛君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又自序曰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太史公去伏生甚近治歐陽尚書亦以梓材爲命康叔衛世家云示君子可法則即大傳云商子君子以喬梓示法之義是史公解梓材義實本於大傳則大傳亦必以梓材爲命康叔非命伯禽矣其兼載伯禽治事

者大傳一書本別撰大義非必字字與經比附且此事原有康
叔在內故附見周公命康叔書中喬梓之梓與梓材之梓其字
偶同本不相涉伏生並非以喬梓之梓釋梓材之義也梓材一
書周公誥康叔並戒成王文王世子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
使之與成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然則此之三答亦即抗法
之意康叔齒少與伯禽年蓋相若故同在子弟之列且此時周
公攝位踐阼康叔亦在臣列臣子一體故公得答康叔論衛謹
告篇日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侍三見三答
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必感覺以知父子之禮此
其明證後人不知此義又忘卻此傳本有康叔在內乃訓則公
專教伯禽梓材一書即左氏傳所云命以伯禽或又訓傳云康
叔乃唐叔之材引文選陰康氏誤作陶唐氏爲證重性聽移愈
功愈鑿而誣其誤者又並誣伏生今文爲誤不知此篇今文與
古文並無異說伏生初不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乃說者自誤
耳陳氏案語亦不了了下引伯禽封魯爲此篇之傳蓋亦誤信
金仁山說以梓材爲封伯禽今以伯禽封魯依吳中本入洛誥
傳而辨諸說
之誤於此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孔廣林曰六日上當有脫文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御覽二百六十職官部四

疏證曰史記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為遠為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陳喬樅曰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雒為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為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辭也劉歆三統厤以召誥雒誥為一年內事雒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為七年也案陳氏之說分別可據周本紀云作召誥洛誥是史公亦以召誥洛誥為一時作與劉歆說同或參用孔安國古文說與大傳云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然後敢作禮樂是營成周據在制禮樂之先但建都大事非一時能辦封康叔爲四年建侯衛事而康誥篇首已有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之文鄭注尚書謂基爲謀是四年已謀作成周五年始經營至七年乃告成召誥洛誥二篇或是七年同時所作史記之文亦未必誤惟太保相宅之年當作五年不當作七年史公誤以告成之年爲卽經始之年耳

洛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二句又見文選求自試表注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注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二句又見蓺文類聚三十八禮部上原本玉篇广部引廟者皃也以其皃言之也宮室中

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注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搿弁者爲文注搿弁或作振非當言折帚爨竈者有容枺杙者有數注杙者粢牲者也大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注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枺文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天下諸侯以下又見周禮大司徒疏禮記王制正義並引作洛誥傳又見通鑑地理通釋一詩考補遺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注玉音金聲言宏發之調也二句又見文選西都賦詠懷詩注楚辭引七諫四子講德論等注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注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清注伋讀日播播然變動貌陳壽祺日注播當爲憣字之誤愀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予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注子成王也陳壽祺曰王侍郎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猶嗟咨注釋子爲成王非其義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注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聖言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祭義全引傳注末三句又見文選皇太子釋奠詩注

疏證日儀牲殺割之法詳見儀禮將當作得去草也弁即拚字陳喬樅日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章昭所述亦本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者即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冲子安受其成予冲子惟夙夜毖慎其祭祀而已又引漢書王莽傳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日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侯成王即直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日四方迪亂末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洽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貶股禮而行周禮周尚亦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又引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日據大戴禮則如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書傳畧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案陳氏申傳說詳明可據傳

云改正朔見前引召誥二月鄭注立宗廟即周書作雒解宗宮考宮洛邑雖不備七廟之制當別立文武廟或謂洛邑止有明堂無文武廟傳云宗廟即是明堂宗廟不得與明堂爲一其說非也序祭祀即祀文宗武事此經所云宗禮易犧牲即陳氏所云騂牛尚赤之義也注以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爲周因於殷者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正義引此傳云云曰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中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

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又引異義公羊說周千八百諸侯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按王制注疏極詳明王制孝經公羊皆今文故皆與大傳義合

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唐王涇大唐郊祀錄卷一注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御覽五百二十四禮儀部

二引尚書大傳周傳全又儀禮經傳通解
彩祭義全引傳注　又藝文類聚禮部上
疏證曰穀梁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
也春秋繁露曰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與傳義近廣雅釋詁一
察至也是察有至義在亦訓察爾雅釋詁書舜典在璿璣玉衡
傳詩文王在帝左右箋周書大聚王親在之注漢書郊祀志上
司馬相如傳下集注文選謝靈運戲馬
臺集詩注引莊子司馬注皆云在察也

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公羊傳隱二年疏

疏證曰公羊隱二年傳譏始不親迎也何氏解詁曰禮所以必
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
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引此傳云云蓋何氏即本此傳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
禮逆於堂正赤統者昏禮逆於戶與此傳義合亦何氏所本也
通典嘉禮三日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男女之
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日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
其親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
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蓺今本士昏禮多房中

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說苑修文篇曰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此逆於戶之明證陳本三逆字皆作迎誤今據公羊疏更正吳中本作逆不誤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 毛詩邶鄘衛譜正義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隋書李德林傳又通鑑外紀卷三 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邶鄘衛譜豳風王城周頌譜清廟序等正義周禮序官疏禮記明堂位正義通鑑前編成王五年通志詩地理考並分引

疏證曰傳云二年克殷者即金縢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鄭不以居東爲東征與傳異義而此注循文爲解不復置辨者蓋傳以爲武王崩周公即攝政攝政二年克殷鄭則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歸乃攝政攝政二年克殷說似同而實異故鄭亦依違其詞鄭義本於異義所引古尚書說蓋出自衛賈諸人西漢以前初無此說逸周書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敘述皆甚明未有避居之事毛傳是古文說亦不言避居皆與伏生義同東漢古文說非也大傳不言周公踐阼稱王而前金縢篇云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爲政居位即攝王位魏源力辨公無攝王之事謂大傳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則亦未敢金縢身居位之文耳

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之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案千一本作十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通鑑前編成王元年又外紀

(注)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荀子

堯問編楊倞注引鄭注云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注引鄭注作十人則前編引傳作十二誤錫瑞案盧本以此入洛誥蓋以爲王命周公後之傳也陳本移入梓材則誤信金仁山以梓材爲周公教伯禽之書辨見梓材篇此文從盧本仍入洛誥又案今王當從荀子作成王楊倞注荀子云周公先成王堯未宜知成王之諡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楊倞不知成王是生號故有此疑後人或於其說竝妄改此傳耳傳與荀子大同蓋即本之荀子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亦稱成王說苑敬愼篇作今王亦後人改

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

注荀子堯問篇注曲阜孔廣林曰楊倞注荀子堯問爲彼其好自用句云大傳作是其好自用也云云而通鑑前編所載無之蓋前編止取後文未經全載當以荀子文參攷附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

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善化皮錫瑞

多士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識異服識異言注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

焉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

小國五里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集傳集注三十三全引傳注傳末十三字或誤入注非又禮書二十四引傳至以城爲宮止引注至末中有脫文又禮記王制正義節引云伏生多士傳文又毛詩文王有聲正義周禮典命疏左傳隱元年正義並節引傳注周禮疏引作無遜傳誤又見通典五十三

疏義曰禮記王制鄭注引此傳文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三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蔡孔疏分別甚明然此是周傳非必殷制蓋伏生之義與遂

君不必盡同也又案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詩文王有聲箋禮坊記注義與此同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大都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駮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皆主天子城十二里而言而駮異義則云公七里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孔疏賈疏皆謂鄭兩解不定今按周書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天子之城九里合左氏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瓨百三乘之為方五里鄭為伯爵與侯伯之城五里合則鄭兩說當以前說為是而大傳之義與鄭兩說不同者周官左氏傳皆古文若今文別有師承其言城制必有所據不能與古文殘合陳奐毛詩傳疏引周禮典命鄭注謂以開方計之與書大傳同今不知其開方之法若何未得其說不敢傳會陳氏又謂一里之城以城為宮其宮四面皆屬城三里之城其宮南面屬城三面不屬城九里之城其宮室四面有牆四面不屬城說文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執公羊傳所謂諸侯軒城也案陳氏推傳文以城為宮之制近是而傳會臯門

郭門則失之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以上又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作多士傳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自首至此又見儀禮釋宮注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二句又見毛詩閟宮正義禮記本脫其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注礱礪材而礱加密石焉八字今補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天子賁庸注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

直之牆天子賁廟至此傳注又見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百八十七居處部十五備引注末句並作大牆正直也

諸侯疏杼注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大夫有石材注柱下頎也御覽百八十八居處部十六引注柱上多石材二字應補庶人有石承注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也御覽居處部十六引注當上多石承二字應補自首天子之堂至末傳注禮書四十三全引又朱子文集亦引多士傳錫瑞案陸佃陶山集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又大傳曰天子賁墉注謂賁大也牆謂之墉大牆正直之牆不衰殺其上又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牆也於上爲疏殺也又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磧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傳注文皆畧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注二內二房也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此與大傳說內之義甚明王伯申侍郎經義述聞曰詩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抑篇灑埽廷內廷謂中廷內謂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夏小正傳曰蒸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

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漢書鼂錯傳家有
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積外戚世家女亡匿
內中牀下論衡以一丈之地爲內吉驗篇日光武帝生於濟陽
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又日禮記禮器鄭
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
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謂斲爲四稜以達兩端士首
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尚晉大傳所言天子
斲其材而礱之云云本之國語晉語又與礱緯合也然鄭君注
大傳以菱訓棱與孔異義案大傳處人到加到古倒字加窗爲
菰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蕤文選西京賦日帶倒茄於藻井
披紅葩之狎獵疊靈光殿賦日圓淵方井反植荷渠景柢殿賦
日茄蓮倒植吐彼芙蕖魏都賦日藉井列疏以懸蒂華蓮垂葩
而倒披李善引薛綜西京賦舊注日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
下向倒披又引風俗通日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淮南
子本經訓木巧之飾菱杼紾抱高誘注菱杼采實紾戾也抱轉
也皆壯采相衡梲也棨抱當爲輕廣雅軫軫轉戾也淮南子又
日榱檐榱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
離高誘注阿曲屋夫容藻華也芰菱角交菡也荷芙蕖也拔此
達菱倒茄爲一類皆宮室之飾殿作天井以象東井菱茄水中
之物所以示厭火天子宮殿施於藻井大夫以下惟施於泂而

已厎人無垂葹之飾也書傳注義自可通又案漢書楊雄傳反
離騷注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錫瑞案王伯申傳云解
詩廷內之內爲堂室甚塙解此傳文之內爲室似未必然傳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又云東房西房北堂各
三雉三者各三九雉與廣九雉之文正合蓋雖不言室而室在內
室亦當爲三三雉若內卽是室三分堂之廣以二爲室室有六
雉東西房各止一雉半與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之文不合卽
凡言尺度者皆廣高深三者並擧此言廣高而不及深蓋內
是深三分九雉之廣以爲深則堂深六雉五分六雉之深以一
爲高則堂高一雉又六尺也張惠言儀禮圖引大傳作東房
西房北堂圖以東西序之內爲內云內六雉序外各一雉半其
解內字用鄭注文似亦未塙張圖又據大傳南北七雉之文謂
堂深四雉室三雉東西室亦三雉兼北堂在內案大傳云路寢
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東西南北文義一律則九雉七雉專言路
寢之堂廣深之度不應七雉兼房室言之且傳明云東房西房
北堂各三雉今張圖旣變廣爲深亦應東西房北堂各深三雉
乃與傳文比附圖乃截東西房之半以爲北堂則東西房北堂
各止一雉半合之乃深三雉與傳文各以三雉大相背戾矣張氏
引大傳云云曰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蓋人君有東西房背有
北堂唯有北堂故夫人得由北階而入房中房雖有二其下北

階止一故夫人奔喪入自闑門升自側階案張圖東房西房之後皆有北堂惟東房北堂有側階西房無之與大傳之文亦未合大傳云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明是三者並列各得三雉北堂當在室後不在東西房後堂之後爲室室之後爲北堂如後世所謂後堂與前堂之向南者南北相對故有北堂之稱大傳以東西房北堂三者並舉各廣三雉則九雉之數已合故言北堂而略室也北堂止有一非有二側階亦止有一側猶特也無偶曰特當如士冠禮側尊甒醴側階之義前堂有東階西階而北堂止一階故曰側階襍記注云側階亦旁階也其說蓋誤張圖有二北堂夫前堂止一而後堂乃有二殊非制度與大傳尤不相符且有二北堂止一側階西房之北堂無階則堂無以升究虛設北堂將何爲乎鄉漢鄭云廣兩序相出循序內端至堂廉基正方四堂如一三分堂之都廣以二爲兩序間尚書大傳宮室之奉悉如此今致其圖舉知以北堂止當室後而誤信路寢明堂同制之說以室爲大室非是其據大傳推公侯以下之制以雉爲五丈圖皆未可據也傳云公侯七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子男五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蓋皆舉其大凡而署其細數實當云公侯東西房北堂各二雉又一丈子男東西房北堂各一雉又二丈也士有室無房堂張鼎文據傳作圖有三室云士於堂後爲三室不爲房堂非止有一室也禮

文殘缺所傳不與經合或當云無右房堂鄭不知右房有堂故不能定其脫字也案右房本無堂張氏說亦非是傳文有室之有字或當爲右右室無房即鄭君大夫東房西室之義堂字或是衍文傳自天子至士九七五三堂之廣降殺以兩之獨不言大天者蓋舉下以爲稱大夫之制與士等也傳文其稱云云者國語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又曰諸侯礱之注無密石也又日大夫斲之注不礱士首之注斲其首也穀梁莊二十四年傳日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首本公羊何氏解詁日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說文石部礱云天子之桷榱而礱之段注榱當作斲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稜櫨士頴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皆與傳文義合

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室居二雉考工記匠人疏引書傳云

疏證曰匠人疏引書傳云云曰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猶矣張惠言儀禮圖引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云云及此傳文謂蓋互相備特以三雉爲二雉耳案傳云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南北當深六雉與此云七雉不

合者蓋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亦舉其大凡而未詳細數也室居二雉當承七雉之文以言之是言其深非言其廣與東西房北堂三雉之言廣者初不相背焦循羣經宮室圖宮圖一曰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云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胭膸弦六廷深三倍碼謂鮭鉦种垝儲鼬齓弦种紬錄之下一二磅嬛當得百口五步亦合也又宮圖六曰依書大傳路寢之制吉之之堂脩七雉則門堂修二十三步二尺堂廣九雉則門堂廣三十步也匠人疏引書傳墉實可據張惠言焦循皆依以孜經陳氏輯本遺此條今從吳中本增入匠人疏不言何篇之傳吳中本列補遺今以此傳與多士傳相類故附之於後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擊柝告闢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庭立君出朝（注）奏猶白也階陛也應門朝門也闢啟也質正也　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尚書大傳

又毛詩雞鳴正義節引

疏證曰毛詩雞鳴正義曰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錫瑞案孔疏所引書傳與御覽所引埇是佚書而不言是何篇之傳吳中本列多士傳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序有后夫人入御之語輯本遺之今從吳中本補入列女周宣姜后傳曰夫人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亦與傳合傳云釋朝服襲燕服者周禮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據鄭義推之則朝服當爲展衣燕服當爲稼衣共首服皆當服次矣展衣色白與皮弁素積之色相應天子朝服皮弁故后朝服當爲展展衣也云應門擊柝者後漢書顯宗紀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云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又引薛君韓詩章句人君聽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韓詩說用此傳義也夫人入庭立君出朝者夫人朝禮有二說毛詩雞鳴傳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旣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視朝正義曰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旣明便卽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矣案孔疏以爲夫人朝君非聽朝此傳言夫人入庭立不言朝亦當以爲朝君也

毋逸

陳壽祺曰困學紀聞卷二云高宗亮陰大傳作梁闇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

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注)隱痛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五喪禮義引傳又卷五喪大記上引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預所引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解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注與預正同今僞孔書傳乃與之合豈僞孔襲用古文家說與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大傳義丁晏尚書餘論曰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

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所引傳即古文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元以諒陰爲凶廬杜所不用黔婧諳詌驗精默雖顛睛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逐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爲證左傳疏謂暢爲預釋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即指僞孔傳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錫瑞案丁說是也陳氏謂僞孔襲用古文家說然其說僅見於馬季長注前無所承史稱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此肅用馬義駁鄭之一證也鄭據伏傳其義最古史記注引鄭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禮記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儀禮喪服傳云既虞翦屏柱楣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又注既夕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蓋始喪時倚東壁爲廬戶北向翳著於地用草爲屏不翦
至虞後乃以楣柱及地之詹令高蔪其餘而西向開戶蓋古天
子至士喪禮皆同此制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伏生今文與禮
經合自馬氏撰爲古文異說杜預遂以逞其短喪之邪辭故立
說不可不愼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
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
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
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
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
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
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
未稱王以統事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
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
已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
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
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
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所以聽
于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
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
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

冢宰親卿周官所云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之說推闕伏羲極
爲詳明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文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
之未君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
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
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是今春秋公羊說亦與
伏羲合白虎通以冢宰爲天子之大夫者曲禮天子建天官先
六太曰太宰鄭注以爲殷制宋承殷後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
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者其目曰右師左師
司徒司馬司城司寇無所謂冢宰也惟成十大年於六卿之外
復有向帶爲太宰列於司寇之下其非上卿可知是殷制冢宰
當爲天子之大夫而百官聽之者蓋以其制國用王制鄭君以
爲多殷制其義正相合此言高宗之事當以殷制解之不當解
爲周之天官或以僞古文不應襲論語百官總己以
聽冢宰爲疑蓋未知殷自有冢宰而非周之冢宰也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
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

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疏證曰畧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其義與此傳相發明傳云爲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正以其爲太子迎諸侯故能盡知之也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賈公彥儀禮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然則周以前皆使太子迎諸侯高宗能知天下之事卽能行諒闇之禮其後孟侯之制廢而諒闇之禮亦廢矣

揜誥

疏證曰陳壽祺曰困學紀聞云大傳之序有揜誥曲阜孔廣林曰案百篇無揜誥疑揜卽奄也成王旣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卽成王政與壽祺案孔君此說甚善然竟以毛詩破斧正義所引大傳遂踐奄云云入此篇恐非今不從而以遂踐奄以下之文入金縢傳殺公子祿父下較合錫瑞案陳說是也成王踐奄遷其君薄姑與周公踐奄殺其君不同並非一事詳見上金縢

周傳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注）禮志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太平御覽百四十八皇親部十二又禮書四十八四十九御覽六百十三學部七

大戴禮保傅注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尚書周傳各小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周傳有此文也大戴禮保傅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盧辨此注分別書傳而疏通之最爲明晰其書傳後一條十五入小學云云禮記王制正義亦引以爲書傳畧說文則與周傳兩篇分見審矣大戴注引公卿之太子云云御覽學部七儀禮經傳通解學制所引並同而王制正義與御覽皇親部兩引又各異今從御覽皇親部而他書異同附識於此錫瑞案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蓺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

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公羊僖十年傳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賈子容經曰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學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學大節焉業大道焉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案諸家說入學之年昔與大傳不合或是天子太子諸侯世子之禮與公躬大夫適子不同後漢書楊終傳曰禮制人君之子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此人君之子入學較早之證也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下云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則此制通大夫士言之傳云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與內則所云年數相符蓋亦舉公卿大夫元士適子而言故與諸書言天子諸侯之制異也太子以爲左右可爲虞夏傳舜爲左右大誓傳左右小子之證說見前又案鄭注引禮志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者乃禮記王制文鄭注王制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而此復引以解周傳則鄭君亦不堅持殷制之說矣致公宮南之小學即周師氏保氏門闈之學

當爲歷代通制盧辯注大戴禮曰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之說最撝曰大學王宮之東者則沿誤公宮南之小學與鄉學綜不相涉蓋此小學爲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所入故在公宮南之左鄉學爲凡民之俊秀所入故在各鄉及其學成之後則入公宮南小學者入各鄉小學者皆可登於大學蓋大學即辟雍與明堂靈臺同處又有沼有囿自應在郊此三代所同而實本於五帝大傳曰偁張辟雍是虞時已有辟雍之證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孝經援神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然則辟雍大學與明堂同處皆在南郊王制曰大學在郊此古天子通制非獨殷制爲然王制多與大傳合傳義亦當以大學爲在郊矣大學止一而小學有二說者多以公宮南之小學與各鄉之小學提而爲一遂至轇轕不明鄭君泥於王制養老之文必謂四代質文相變亦未敢據爲撝解也

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

則爲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儀禮經傳通解卷九學制第十六引多末十六字

琥謂曰此專舉公卿大夫元士言之可見人君之子入學較早弁前兼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而言蓋舉其大概未及分別其實不當兼人君之子言之故大戴禮注引大傳但云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明乎此則知伏義與大戴公羊初不相背蓋各舉其一言之故年數不合耳

多方

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困學紀聞卷二又文選報孫會宗書注引王者什一而稅

疏證曰此以大桀小桀大貊小貊解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大小各得其正也江聲曰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貊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貊孫星衍曰胥者周禮天

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錫瑞案江孫二說是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氏解詁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徐疏曰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故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故曰寡於什一則大貉小貉也公羊與伏生皆齊學用今文說故其義同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岐注曰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趙注與徐疏義異當以徐疏爲長大桀小桀大貉小貉蓋古人成語故孟子公羊與伏生並引之漢書賈山傳曰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王葬傳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一則國給民

富而頌聲作皆用今文說也

畀命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藝文志攷證一大傳冏命爲畀命錫瑞案史記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畀申誡之太僕國之政作畀命漢書古今人表伯畀列中上第四等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曰伯畀古文冏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皆析古文言由析之比蓋作冏者古文尚書作畀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畀

鮮誓

疏證曰陳壽祺曰史記魯世家作肸誓索隱云大傳作鮮誓困學紀聞卷二云費誓說文作粊史記作肸大傳作鮮錫瑞案史記徐廣音義曰肸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鮮誓即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案小司馬之說當有所受疑出於今文家鄭注周禮引書曰敹乃擭敜乃阱時秋也鄭君蓋以誓文作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雅亦云秋獵爲獮鄭蓋據今文尚書說以爲因秋獮治兵而誓衆也畧

說有鮮者何也秋取嘗也之文陳壽祺案是鮮嘗之傳與小司馬合見後

擭捕獸機檻經典釋文禮記中庸音義

疏證曰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擭鄭注曰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疏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

甫刑陳壽祺曰漢藝文志考證一大傳以呂刑爲甫刑

疏證曰禮記孝經史記漢志鹽鐵論皆引作甫刑尚書正義曰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案正義之說非也詩崧高曰生甫及申毛傳曰於周則有甫有申是甫之爲國舊矣非至平王時始有甫也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甫於義爲長

有虞氏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陳壽祺案曰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注引唐傳又云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正論篇曰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illegible]共艾畢[illegible]菲對屨[illegible]殺赭衣而不純[illegible]治古如是是不然路史後紀十二注引愼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屨紺當刖以艾畢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羅氏曰畫跪一作緣巾屨紺一作非屨艾畢尊也草纓荀作慅嬰墨刑也與甫刑傳之說不同布衣無領卽赭衣不純路史後紀陶唐紀謂而民恥之唐傳作而反於禮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又引愼子與甫刑傳之說不同是甫刑傳有有虞氏三刑之文甚明且末句唐傳作而反於禮則甫刑傳作而民恥之又明矣今據補入甫刑傳錫瑞案荀子共艾畢共卽宮之假借非對屨非卽剕之段借愼子以屨紺當剕以艾畢當宮其明證也楊倞注不得其義陳氏引之不加辨證失之殺赭衣而不純卽大傳之上刑楊注殺所介反蓋亦不得其義也餘詳唐傳

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又以見上

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子張作子貢曰下有傳云二字

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

謂能爲書（注）二人俱罪甫刑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又御覽八十皇王部五引首二句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議兵篇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此傳云一人不刑而天下治卽虞夏傳所謂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之意也孫星衍曰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言犯二罪以上止科一罪也一云當作犯數罪以上猶以一罪刑之待決於王也錫瑞案子張所云一夫被五刑蓋如秦漢具五刑之法如漢書刑法志所云當三族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此秦漢所用非古法春秋時或已有之而說書者誤引以解書之五刑故子張以爲問夫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謂書所謂五刑特並列以示教未有一夫被五刑者也鄭註此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蓋以一人雖犯數罪惟科其重之一罪而輕罪不更科如墨劓並犯則惟劓而不墨臏宮並犯則惟宮而不臏大辟並犯墨劓臏宮惟加大辟而已不如秦漢時具五刑之法也甫刑所謂有并兩刑義蓋如此公羊莊十年傳解

詁曰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昭三十一年傳解詁同何氏所引蓋漢律也鄭注亦引漢律耳鮑刻御覽作二人刑而天下治吳中本亦作二人刑與荀子刑二人之說相合義亦得通

古者中刑用鑽鑿 御覽七百六十四器物部九

疏證曰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孫星衍曰古文以五刑爲象刑刑班志引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本今文說也御覽引大傳今脫其全文以班氏補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說是也錫瑞案孫說非也唐傳明有唐虞象刑之文何得以象刑爲古文說而謂今文不然乎伏生於唐傳曰唐虞象刑於市刑傳曰中刑用鑽鑿分析極爲精審蓋唐虞象刑夏以後用肉刑伏生唐傳犯墨者蒙巾云云者爲唐虞言之甫刑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云云者爲夏以後言之孫氏乃誤併爲一談據甫刑傳所云以概唐虞而忘唐傳象刑之則說失之甚矣大傳以肉刑爲古者肉刑始於夏后夏亦可以稱古伏生初不以爲唐虞之制也

夏刑三千條唐律疏義卷一玉海律令引長孫無忌唐律疏

疏證曰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孫星衍以爲據周律言之大傳謂爲夏刑則周律亦與夏刑同矣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白虎通五刑篇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髕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今文說以五刑之屬三千爲夏刑三千條蓋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故以甫刑所云即是夏刑也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錫瑞案孟堅兼采古文說以尚書比之周禮多五百章故以爲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古文說與今文說本不相通大傳以三千條爲夏刑穆王訓夏贖刑是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因其多於周禮以爲刑亂邦用重典乎刑法志又云宜删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則孟堅亦不盡以三千章

爲重典矣

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 史記平準書索隱

疏證曰肉刑始於夏后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者刑法一代嚴於一代苗民始作肉刑堯舜之時未可遽嚴故以畫象代之至夏后乃正用肉刑然不輕用乃制罰以贖罪故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也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曰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據此則實用刑殺當始於殷人周成康時刑措不用至穆王刑殺益繁故復古制而仍參用夏之贖刑耳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然則今文尚書於墨辟疑赦等句之辟字皆作罰字穆王訓夏贖刑則肉刑亦不輕用而但用罰如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不可赦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剕宮劓大辟其義當同今文尚書作罰較古文作辟爲長大傳所云不殺不刑即此可以推其義矣二千饌當作千饌說見後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耳 路史後紀十三夏后氏紀引甫刑傳

疏證曰陳壽祺曰僎他本作鍰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不誤又曰鄭注三百七十五斤適合于僎六千兩之數今文經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僎二字當衍鍰瑞案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曰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亦鋝也跡玉篇鑄脈訛璘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周禮職金疏曰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觔鄭元以爲古率多作鍰據此則鄭君以爲鍰即是鋝亦即是率其重六兩千率爲六千兩與伏生歐陽夏侯之義合若古文說百鍰僅爲銅三觔可贖墨罪推之大辟亦僅用銅三十觔可贖死罪較之今文之數輕重懸殊失之太輕矣故賈景伯以俗儒爲是鄭從今文不從古文也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傷人者（注）攘竊也其刑劓非事而事之（注）今原作令誤今改所不當爲也以上注見御覽刑法部十四出入不以道義而誦

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刼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周禮司刑注

又太平御覽百四十八刑法部十四引至其刑墨止詳作祥姦軌盜攘作奸凶攘傷　陳壽祺曰其刑髕諸書引作臏惟華嚴經第七十三音義卷下引傳首三句作髕音義云字從骨今依改　又尚書呂刑正義毛詩召旻正義北堂書鈔並節引

疏證曰周禮疏解傳文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以義交謂依六禮而婚者云屬易君命者屬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云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卽宮室禮儀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强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降叛寇賊刼畧奪攘撟虔者其刑死者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刼奪人物以相撓擾也錫瑞案潛夫論述赦篇曰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引今文尚書寇賊卽傳所謂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也消義猶滅義卽傳所謂男女不以義交也姦宄卽傳所謂觸

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姧軌盜攘也奪攘即傳所謂降畔寇賊奪攘矯虔也傳所謂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或亦在消義中矣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剕刵劓臏云爲宮剕割頭庶剠王引之曰宮剕割當作宮割剕引此傳之文爲先後之次云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頭庶剠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則鹿之譌耳然則大傳此文正以釋甫刑之五刑其分屬之詞疑出古法家言今不可攷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御覽

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又孔子集語卷下引至是以繁也止

疏證曰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諸侯不同聽聽作德其義長疑注聽議獄也四字當在傳文聽無有倫之下陳喬樅曰案大傳

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悊民惟刑當是夏侯尚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致皋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秩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錫瑞案世本曰伯夷作五刑是伯夷典禮兼作刑故云有禮然後有刑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春秋莊公二十九年秋有蜚五行志云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此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之證也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正義曰皆為重別防淫亂椸可以枷衣者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漢書刑法志引孔子曰今之聽獄者四句不言大傳錫瑞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此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之事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注）延罪無辜曰纍注見御覽刑法部一又刑法部十八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孔子集語卷下又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引有過至謂之賊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刑法部十八

疏證曰禮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耄與悼雖有罪不加刑焉周禮司刺曰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漢書刑法志孝景下詔日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又下詔曰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此古者老幼不肖無告之法志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此條陳本引御覽有誤今從鮑刻更正

聽訟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注察猶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注怒責也因責之罪必思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重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 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錫瑞案陳本有誤吳中本與鮑刻御覽合今從之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孔子集語卷下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疏證曰論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漢書刑法志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與傳文下二句畧同蓋亦本古語

書曰哀矜哲獄困學紀聞卷二疏證曰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應劭曰哲智也陳喬樅曰案矜鰥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傳哲字當即折之叚借也錫瑞案陳說是也漢書於明悊字作悊於此哲獄作哲班氏意以明悊字當從心折斷字當从口應劭以哲爲智失之兩漢刊誤補遺云案書大傳引孔子日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與諸書所引同

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

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部七

疏證曰孫星衍以傳爲釋獄貨非實惟府辜功之義云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誣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辜功爲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厤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揭固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傳文不必字字與經比附孫說近鑿

孔子如衞人謂曰（注）公甫不能聽訟（注）公甫魯大夫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注）答而反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御覽六百三十九刑法部五非字作不知從孔子集語卷下引改集語無公甫之聽獄也六字

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注）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

疏證曰皇與况通無逸無皇曰今日耽樂鄭元注皇毋兄曰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也江聲以爲傳釋非從惟從之義云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藝文類聚八十二草部下御覽九百七十六菜部一

疏證曰漢書王莽傳曰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旣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蓋卽本此傳

尙書大傳疏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

畧說

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風俗通皇霸第一引尚書大傳說　又太平御覽七十七皇王部二又七十八皇王部三又火部一初學記九事類賦注藝文類聚十一帝王路史因提紀並節引

疏證曰陳壽祺曰孫之騄本首列此條目爲三五傳無據不可從今姑入之畧說爲近似錫瑞案河圖及三五厤謂開闢時有天地人三皇其言不雅馴據大傳說天皇地皇人皇卽是遂人伏羲神農非別有天地人三皇也風俗通引此傳云云又引禮

含文嘉曰虙戲遂人神農白虎通號篇曰三皇者何謂也謂伏
羲神農燧人也其數三皇名號與傳說同而含文嘉列遂人於
羲農閒白虎通列燧人於羲農後與傳說稍異路史注引命麻
序曰伏羲燧人則與含文嘉同路史注又引世紀云燧人氏設
包羲代之又引古史考云燧人亦有三姓乃至伏羲又引孔演
明道經注云燧人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小司馬
三皇本紀云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則又以燧
人在伏羲前易通卦驗曰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圖其刻曰
蒼巢通靈鄭元注曰矩法也燧皇世謂燧人在伏羲前作其圖
緯之計眞時無書刻石而謂之耳刻曰蒼精巢肩之人能通神
靈之意也又六蓺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
作十二言之敎是鄭君亦以遂人在伏羲前與傳說合案遂人
敎民熟食鑽木取火去茹毛飲血之俗末遠其世亦當在伏羲
前傳說是也雒書甄曜度與武梁祠象碑宋均注援神契譙周
古史考皆以遂人爲三皇白虎通又引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
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風俗通引禮號謚記伏羲祝融神
農則無遂人而有祝融風俗通又引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農
是三皇也禮疏引鄭注中候勑省圖主之又無遂人而有女媧
祝融女媧無大功德於人嘗以大傳之說爲正白虎通又曰古
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

殺後臥之詓詓行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含文嘉曰伏者別也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遂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其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羅壁識遺卷二引大傳言　陳壽祺曰識遺云敘三五傳文甚明

疏證曰傳本易義敘文明塙足見或以遂人列羲農之間或以遂人列羲農之後皆不若傳說之精矣

伏羲氏作八卦路史後紀卷一太昊紀上注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陳壽祺曰四字原文誤在舜者推也之上今移此循堯緒也風俗通義皇霸卷一五帝篇謹按易尚書大傳云云　又御覽七十七皇王部二載風俗通同惟無皇帝始制以下二十五字又無嚳然二字饒也二字蒙化之蒙作遵末四句作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行道以循堯緒也當從之准循與舜聲近推則遠矣今本風俗通字誤

疏證曰春秋演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
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注遂當作隧隧道也
白虎通號篇曰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者中和之色自
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
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
之顓頊也謂之帝嚳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
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
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
之風俗通皇霸篇易之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也是五帝也錫瑞案世本大戴禮及宋均譙周諸
古說皆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不數少昊與傳說合蓋
少昊金天氏僭王西方不在五帝之列禮疏引鄭注中候勑省
圖云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
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言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故也
如鄭說名五而實六名實不相應僞孔書傳序帝王世紀孫氏
注世本乃數少昊以下爲五帝而以黃帝上列三皇黃帝稱帝
而曰皇其名尤不正矣白虎通謚篇曰黃帝先黃後帝者何古
者質生死同稱名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
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

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帝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論衡曰謚法靜民則法曰黃德象天地曰帝黃帝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皆與傳稱黃帝之義合也通典引通義云顓頊者顓猶專項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常白愉愉儉約自少之意故兩字爲謚也白虎通謚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謚法記曰翼善傳聖謚曰堯劉熙謚法曰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亦與傳合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注)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注)言湯體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 御覽三百六十三人事部四 又玉篇卷四目部初學記九帝王部路史有虞紀荀子非相篇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非相篇曰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楊倞注引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又引尸

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
相過人曰禹步呂氏春秋日禹通水滌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錫瑞案傳云堯八眉者白虎通聖人篇云聖人皆有異表傳曰
堯眉八彩是謂通明厤象日月璇璣王衡大義引文耀鉤同御
覽引援神契日堯鳥庭荷勝八眉注八眉眉彩色有入也合誠
圖云堯面八彩注彩色有八元命苞亦云眉有八彩舜四瞳子
者白虎通引傳日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大
義引元命苞御覽引文耀鉤皆同象作統御覽引演孔圖云舜
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宮昌文路史引演孔圖日舜
目重瞳是謂無景燾聚引演孔圖云舜重童子是謂重明孝經
援神契日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注重瞳取象電多精光也
雒書靈準聽曰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注重華重童子尸子淮南
子曰舜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此言成章荀子曰堯舜參
牟子世紀日因瞳子名重華傳云四童子則荀子云參牟非也
文王四乳者白虎通引傳日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
姓所親淮南脩務訓文同路史注引演孔圖日文王四乳是謂
含良又引元命苞文同書鈔又引元命苞云蓋法酒旗布恩
舒惠注酒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禹跳湯扁詳陳說

多聞而齊給注齊疾也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陳壽祺
曰此蓋尚書大傳說黃帝語

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 李鼎祚周易集解載伏曼容注引此釋云蠱爲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爲无事也

疏證曰蠱故也蠱事故事也五帝之名周人所定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據董子說則稱黃帝顓頊帝嚳帝堯爲五帝實始於周五帝爲周時之稱則五史亦當爲周制周禮春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五官當即傳所云五史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讀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此五史書五帝故事之證也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 北堂書鈔冠 注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

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注見荀子哀公篇楊倞注又引傳作衣上有冒而句領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文選檄蜀文注路史後紀十二有虞紀注鳳皇巢其樹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二又九百二十八羽族部十五事類賦注十八玉海百九十九

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禮記冠義篇目正義引略說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冠義疏引此文爲略說則自北堂書鈔以下四條皆略說文也晏子曰古者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淮南子曰古有鍪頭而卷領以王天下與略說同意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illegible]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作哀公問孔子書傳作成王問周公傳聞異辭錫瑞案禮記王制

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後鄭注皇襍五采羽如鳳皇色然則舜之冠當爲冕屬而用羽飾其制非不可攷而周公不對者蓋欲成王務其大者耳又案淮南子曰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注云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衣皮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綣綣頸而已皆無飾也注視鄭注爲詳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頿胡之制遂作冕冠纓緌以爲首飾陳群道禮書引荀卿古者有務而拘領云書大傳務作冒拘作句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又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夏后氏主教以忠儀禮士喪禮疏引書傳畧說 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

也文選運命論注

疏證曰陳壽祺曰士喪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書傳畧說此文選注所引周人之教以文云云當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耳錫瑞案說苑脩文篇曰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白虎通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又曰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人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一闕厭教禮疏引元命苞曰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如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救鬼莫如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蕩之最黠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是也案此皆今文說可補畧說之缺

帝命周公踐阼朱草暢生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

疏證曰孝經援神契曰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朱草生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矜夸也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引傳又文選鮑照詠史詩注引傳及注又記纂淵海卷四

疏證曰路史餘論蓂莢書中候摘洛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蓂莢孳則二物也錫瑞案大傳亦當以爲二物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蓂莢生又曰蓂星得則蓂莢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蓂莢生又曰蓂莢堯時夾階而生以紀朔也白虎通封禪篇曰德至地則蓂莢起又曰日麻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御覽引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麻莢十五葉日生一葉從朔至望畢從十六日毀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葉卷而

下落聖明之瑞也人君德合乾坤自生

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御覽九天部九又八百七十二休徵部二初學記一

疏證曰禮斗威儀曰王者乘火而王其政昇平則祥風至援神契曰王者至八方則祥風起白虎通封禪同符瑞圖曰朔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

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御覽八百七十三休徵部二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非有先生論注記纂淵海卷四又開元占經竹木草藥占篇引日德光地序則朱草生文選注同

疏證曰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則朱草廣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朱草生白虎通封禪同又曰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三禮義宗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御覽引中候云朱草生郊注朱草可以染服者

狄人將攻太王亶甫御覽甫作父此下重亶甫二字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

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甫賫其耆老而問之（毛詩緜正義引賫作屬　陳壽祺曰桑柔正義引孟子曰太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賫其耆老是賫爲屬據此則緜正義作屬者誤也今改正）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君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策杖而去逾梁山邑岐山（注）梁山在岐山東北（注見毛詩公劉正義）岐山在梁山西南（注見毛詩緜正義）周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毛詩緜正義引書傳畧說又御覽七百九十九四夷部二　又禮記哀公問正義毛詩豳風譜正義並引書傳畧說又毛詩桑柔天作正義節引周人禮記正義作國人）

疏證曰陳壽祺曰毛詩緜正義引書傳又引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之袤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錫瑞案詩毛傳與孟子同人所知不錄詩疏引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引書傳畧說云云申毛曰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畧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畧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又案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吾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琴操曰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得土地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乎無君焉遂杖策而去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劣不能化夷狄爲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諸說皆與傳相發明策杖似誤倒當從莊子呂覽琴操作杖策

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注）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注）樂正子曾子弟子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注）朝當爲國見君揖杖（注）揖當爲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注）揖挾也君曰趣見客毋俟朝（注）不欲久停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以朝乘車輲輪（注）乘車安車也言輲輪明其小也

陳壽祺曰此注見禮記曲禮正義引書傳畧說　又曰儀禮通解
引注無言輲輪以下七字云見前乘安車注蓋通解前引曲禮戴
疏引書傳及注之文故此　御爲僕送至於家注御君之御也而孝
處不重載鄭注也今補
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注建樹也君曰趣見毋
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注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
之也卜筮巫醫御於前祝咽祝哽以食禮書引作祝饐祝鯁乘車輲輪胥與
就膳徹注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請以樂食之也送至於家
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注明日明旦而孝弟之義達於
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蓋反文王之治岐
儀禮經傳通解十九五學引傳注又玉海七十四末引注　九
十以下至達於四海又見禮書五十篇首見困學紀聞卷五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曲禮正義引書傳畧說致仕者以朝乘
車輲輪在此篇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王稱之春居王氏

困學紀聞以爲卽大傳所謂春子家語言養老事則孔子之問
哀公疑王肅剽書傳而爲之錫瑞案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
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注云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正義
日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人
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案如正義是君揖老
者非老者揖君宋本揖君作君揖是也鄭注云朝當爲國揖當
爲去蓋據禮七十者杖於國猶未能杖於朝云七十致仕來者
客之亦與王肅注文合也揖杖者持杖如揖呂氏春秋孔子弟
子從遠方來者持杖而揖之問日子之毋不有急乎卽揖杖之
證注云乘車安車輲輪明其小者曲禮日行役以婦人適四方
乘安車注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矣
疏引此傳云云案說文車部輇蕃車下庫輪也車有蕃蔽而下
爲卑輪故爲安車以輪卑則車安也輪下云無輻日輇蓋喪車
安車皆無輻取其安故喪車亦日輇車鄭注周禮蜃車云禮記
或作樽或作輇是也輇車亦日輲車雜記大夫戰以輲車是也
蔽屨云輇者輪之名也輪者車之名絛則輲輪當亦如葬車之輪
近地而行故鄭云明其小也若授神契云安車輮輪注云安車
坐乘之車輮輪蒲裹輪是輮輪卽蒲輪與此云輲輪之義不同
矣鄉養者鄉飲養老之禮鄭君目錄日凡鄉飲酒禮有四四則

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已十
月行蜡賓為黨正飲酒事周禮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
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
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
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天子十月亦與羣臣有飲酒之禮月
令孟冬之月云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
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今天
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詩七月云十月滌場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亦即此禮也祝咽祝哽者後
漢明帝紀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
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注云老人食多哽噎故置
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鄭注云曆徹謂以樂食之也者
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
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
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
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
樂闋注云發咏謂以樂納之獻畢而樂闋反就席乃席工於西
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闋終也告君以

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據此則天子養老有納賓登歌下管及無算樂文王世子多言文王時事其與傳言文王治岐尤可相發明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注所謂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爲新穀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注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注小節小義正謂始口典口師受業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識也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注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

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儀禮通解卷九學制第十六引傳注全又禮書四十九引傳全　又儀禮鄉飲酒疏禮記曲禮王制正義並節引稱書傳畧說又尚書洛誥正義禮記學記正義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御覽五百三十四禮儀部十三並節引類聚御覽已畢並作欲畢又見文獻通考玉海困學紀聞卷八

疏證曰陳壽祺曰門塾之學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傳宣十年注臨詐廿年對禮記學記注皆有此說蓋本書傳尚書洛誥正義引書傳此文而釋之曰是教晨人以義也以為子其明晨哉之證然則眷說亦是申解洛誥此句經文耳錫瑞案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注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正義曰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受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曰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則古字本作孰後乃增土字耳公羊宣十五年傳解詁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

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漢書食貨志曰春秋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篇曰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必無由生也顯達有若既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案諸說皆與傳相發明右尊於左蓋用殷法上老庶老坐於塾所以教之學里胥鄰長坐於塾所以教之耕段王裁曰尚書大傳蓋謂北面之塾也食貨志蓋謂南面之塾也父之齒隨行云云者亦見禮王制王制正義曰任謂有擔負者與應擠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王制多與傳義合也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爵者何也秋取嘗也〔注〕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鬥也習鬥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鬥不可空習故於苑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注〕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儀禮集傳集解卷三十六王制之壬引傳注　又儀禮鄉射記注引戰鬥以下至末何以也也作焉又毛詩車攻正義周禮大司徒閽人疏禮記郊特牲射義正義玉海射並節引

疏證曰陳壽祺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畧說
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薔之傳未敢斷也
錫瑞案陳說是也穀梁昭八年傳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
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
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
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云射宮澤宮射以不
爭爲仁揖讓爲義疏云古之貴仁義者謂田獵之時務在得禽
不升降是勇力也射宮之內有揖讓周旋是仁義也田雖不得
禽射中則得禽是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毛詩車攻傳曰膞転款
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
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解讓
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鄉大夫士習
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鄉大夫尙得
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
中不取言觿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解讓也
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案孔疏甚明傳蓋與穀梁
毛傳同用古禮周禮地官謙衍林詞鵠[illegible]圃人疏曰案孟子文
王之圃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圃百里並是四獵之處引
書傳云云曰是爲蒐狩之常處也禮記郊特牲正義曰王者獵
在圃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尙書傳云云曰澤習

禮之處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正義曰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
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
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引書傳論主皮射云云曰是主皮之
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
中射椹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之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
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儀禮鄉射記禮射不
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
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引尚書傳云云曰澤書禮之處非所於行
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貫疏云揖讓取郎是行禮而云
非所於行禮者揖讓雖是禮對大射之等其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為非所行禮也云此主皮之射與者書傳不言主皮以義
約同故云與以疑之也下與禮記孔疏畧同傳云已有三牲必
田狩云云者自虎通田獵篇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為田
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
田除害也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
功力也公羊桓四年傳解詁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
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
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亦防

貳備又因以爲田除害也皆與傳義相合解詁更與傳文多同蓋即用傳文傳云圍中者毛詩靈臺王在靈囿傳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白虎通田獵篇曰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公羊成十八年傳解詁曰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無其文或孟子外篇語也其說不同焦循孟子正義以意者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義或然也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注惟見毛詩豳譜正義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十八謂入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也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余惟則首無天子二字注無孟迎也三字毛詩豳風諸正義節引作書傳畧說有天子二字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采菽正義儀禮覲禮疏禮記月令正義周禮大行人疏藝文類聚十六儲宮部

疏證曰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
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
琰引覲禮及此傳云云覲禮賈公彥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
文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
法非周制也鄭君注康誥曰依畧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
王孔疏駁之以爲禮制無文錫瑞案大傳說命篇云高宗爲太
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其義正與畧說相合是太
子迎侯本殷法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作周禮故周公呼成王爲
孟侯蓋循殷制其後定禮損益前代無復此制故覲禮無太子
迎侯之文惟伏生多見古書猶議其事賈疏以爲異代之制近
是孔疏謂禮制無文非也孔疏又云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
孟侯告不可信案周公攝政稱天子見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
堂位大傳史記淮南說苑論衡土無二王公稱天子則成王止
可稱世子古者世子之稱繫於今君亦繫於先君禮記曾子問
日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是君薨仍可稱世子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是古有代君攝位之專左氏傳曰是以隱公立而奉
之杜注云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孔疏云太子父在之稱今惠
公已薨而云立爲太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
以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爲君猶之魯桓周公攝位猶之魯隱隱
公可奉桓公爲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爲太子乎文王世子

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此周公奉成王為世子之明證成王為太子故曰孟侯孟訓迎句侯屬諸侯周公使成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王為侯也王鳴盛據大戴記公冠篇謂成王可稱公即可稱侯孫星衍據釋詁云侯君也謂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辯號史侯皇子協號董侯案王氏孫氏雖申伏義與伏義全不相符舊云孟侯謂太子迎諸侯王氏孫氏皆謂太子為侯明與伏鄭之說相違且無以解孔疏之惑史侯董侯乃亂世之事何可以證古制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為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儀禮通解續二十二天神又禮記玉藻正義引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作書傳畧說又毛詩噫嘻正義禮記郊特牲正義宋書禮志玉海　錫瑞案玉燭寶典引大傳以為上上多所字祀上帝作禮上帝天德下多也字某年月上日作其月上日迎日東郊日下多

於字

疏蓋曰大夫蒞公冠篇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與傳文畧同禮記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正義曰按書傳畧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又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義曰按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據孔疏之說則古天子迎日之禮有二一建寅之月迎日於南郊一春分迎日於東郊傳文蓋兼舉之兩云正月朝迎日於東郊祀上帝於南郊似與孔疏之說畧異蓋謂正月郊天在南郊而迎日仍在東郊與春分迎日同南齊書禮志何佟之引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以立春之日也禮記保傳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據此則盧氏以朝日在立春之日與傳云正月合鄭注以爲春分未合傳義

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尙書微子之命正義引傳注　陳壽祺曰末句三統或作之統案毛詩生民正義云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此用書傳及鄭注作通天三統是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書成帝紀十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錫瑞案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犨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

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
得比夏殷之後又魯頌譜曰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
之後也鄭君蓋用此傳與公羊也案蓍三代改號質文為曰王
者之法必正號絀王瑲旂諡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
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口通三統也公羊說三年春
王二月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
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自
虎通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
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
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承事先祖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
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伏生與公羊皆齊學今文家故其
義同矣史記舜本紀曰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
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漢書
谷永傳曰垂三統列三正明天下通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也劉向傳日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左傳蒐引服注日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
皆同
傳義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書傳畧說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是故三統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書傳畧說

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白虎通三正篇

又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引同惟二月作二三月所統作所立
末句無順字　又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初學記歲時下引
璩案玉燭寶典引仲冬爲正下
多孟春爲正其貴刑也八字
疏證曰春秋緯感精符曰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
周正服色尚赤祿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
地統殷正服色尚白祿物牙色白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
人統夏正服色尚黑祿物生色黑也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
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
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尚白者陰道尚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
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尚黑者
亦尚左夏以金德王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白虎
通三正篇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
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
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
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
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
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
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
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　引此傳文云云曰孔子承周之弊

行夏之時知雞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公羊隱元年解詁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引禮記曰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孚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又陳寵傳奏曰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注引義宗曰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又魯恭傳曰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皆本傳義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又通典賓禮一引末云必用三微之月爲正時物尚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亟大正始也

[illegible]瑞案[illegible]璞得章
成[illegible]後漢章帝紀注改
疏證曰陳壽祺曰書傳說正朔二字最斷錫瑞案傳文與禮緯白虎通公羊解詁皆云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蓋夏正建寅而朔亦用寅時殷正建丑而朔亦用丑時周正建子而朔亦用子時後世既從夏正建寅應以平旦爲朔乃正建寅而朔用子是名爲夏正而實從周朔此太元所謂竟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蓋自漢武時改正已誤後遂莫能是正近儒孫星衍始辨其失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注異時生者恆異時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

春爲正者貴形也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　又文選西征賦游仙詩臨終詩廣絕交論等注並引三王之統若循連環云云　錫瑞案玉燭寶典引傳天有三統作火有三統注物始動也作始動之也

殷以季冬爲正者其貴萌也周以仲冬爲正者其貴微也玉燭寶典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御覽七十六皇王部一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白虎通三正篇

疏證曰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引此傳云云及禮三正記質法天文法地也樂緯稽耀嘉曰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文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也說苑修文篇曰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

一變再而復者也公羊桓十一年解詁曰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疏云出樂說文是也

正色三而復者也 文選皇太子宴元圃詩注

疏證曰堯與三帛史記注引鄭注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通典引中候云高陽氏尚赤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尚黑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薦玉以白繒公羊疏引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也大義引感精符云帝王之興今從符瑞周感赤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錫元珪故尚黑此正色三而復之證禮記大傳漢書董仲舒對策公羊隱元年解詁白虎通引春秋瑞應傳皆有改正朔易服色之文後漢書注引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皆與傳義相合通典引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皡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

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

太皞氏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儀禮通解續宗廟樂舞又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引至以祀其宗廟止作畧說陳壽祺曰此與虞夏傳所言不同

疏證曰漢人言九命九賜有數說說苑修文篇紀三賜之禮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其言一賜與此傳合再賜三賜則與傳先後互異白虎通攷黜篇曰車馬衣服樂則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侯奉餞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衮及黼皆日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秬鬯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此班氏別衆異義分九錫爲三等車馬衣服樂則爲一等朱戶納陛虎賁爲一等鈇鉞弓矢秬鬯爲一等而第一等已有樂則第三等乃有弓矢亦與此傳畧異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藝文類聚八十火部

疏證曰王引之曰執燭之執當爲熱熱古藝字說苑建本篇作炳燭炳乃炳之譌炳與爇同陳壽祺曰自此以下七條諸書所引大傳未稱畧說今以意定之宜入此篇錫瑞案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善哉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孔子集語卷下又繹史八十六

疏證曰陳壽祺曰孫之騄本入五行傳蓋以爲思心曰睿睿作聖之訓也似近之錫瑞案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容作聖陳案作容非也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

水潦集焉萑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大戴禮勸學篇與此大同錫瑞案大戴圩邪作洿邪萑蒲作莞蒲源水作源泉孔廣森補注曰洿邪地之窳者也史記曰汙邪滿車源泉喻學水潦莞蒲喻飾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㠑然高㠑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代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又三十八地部三㠑然作嵬嵬然無㠑然高以下八字鳥作禽財用作材木風作雨無生財以下八字又無代焉每三字　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夫山至無私與焉

陳壽祺曰孔叢引此文代作伐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非子難三家語辯政說苑政理篇與此大同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也臣瓚注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錫瑞案傳與論語韓非說苑皆合作葉公自不誤云地廣都狹此尤當屬葉公之明證若魯之定公不得云地廣矣夫子口中不得稱哀公之謚蓋記者以意改之

有臣三人即季孫叔孫孟孫三家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孔子集語卷下又釋史九十五

疏證曰陳壽祺曰說苑雜言篇與此同惟子思之思作惠荀子法行篇與此小異東郭子思作南郭惠子劉恕外紀卷九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云云不著所徵與說苑異與外書傳同則書傳之文也思當爲惠錫瑞案荀子作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傳以修道以俟天下三語爲夫子之言與荀子不同蓋所傳異東郭子惠不知何人莊子外篇田子方稱其師東郭順子或即其人與子方之師正與子貢時代相接說文栝也栝檃也檃栝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公羊解詁序云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盧注曰能以隱自矯直也孔子曰隱括之旁多曲木也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

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為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藝文類聚六十四居處部四　又五十五雜文部一又草部下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左太沖招隱詩注非有先生論注節引御覽百卉四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

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外紀卷九

又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子見其表未見其裏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困學紀聞卷二小學紺珠卷四並引六誓以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引子夏讀書畢一條未舉所徵然文選注御覽困學紀聞分引數條並與此合是爲書傳文無疑薛季宣書古文訓序亦有此文末有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二句亦不稱所出而末敘七觀云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其序次與孔叢子同與御覽大困學紀聞所引大傳七觀異則非書大傳之文明矣孔叢言禹禹謨益稷一者蓋作僞者羼入而不知真古文與今文皆無大禹謨其益稷一篇則統於皐陶謨中也又韓詩外傳說此事以爲子夏讀詩錫瑞案六誓者甘誓湯誓太誓三篇牧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洛誥召誥也皆今文尚書文伏生傳書本無太誓而此並數之且分太誓爲三篇者蓋歐陽張生據後出篇數增之也

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孔子集語卷下　陳壽祺曰此與大戴禮王言篇同末二句又與說苑卷一君道篇同

疏證曰孔廣森大戴禮解詁曰天道左陽而右陰王者左德而右刑禹宅百揆故言左皐陶作士故言右不下席所謂無爲而治

尚書大傳 諸書所引有未審何篇無所附者今雜綴於此

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引尚書大傳

疏證曰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朝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化爲桑有莘氏采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水經注曰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而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其說小異

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何有 禮記經解正義引尚書傳

疏證曰王充論衡曰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帝王世紀曰堯帝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於

我何有哉論語比考讖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文選注引風土記曰擊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屐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御覽亦載之云長尺三四寸其文小異長四尺三寸則不得如屐形當從御覽

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太矣注言文王仁故謂之大矣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文選褚淵碑文注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周人可比屋而封文選七命注四子講德論勸進今上牋奏彈王源等注

成王創桐葉爲珪以封唐叔禮記大傳正義

疏證曰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爲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又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

時而封故曰應侯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一以為周公一以為史佚所傳聞異周公史佚同在四輔之列故致誤耳

公爵劉名也毛詩音義

疏證曰釋文曰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正義曰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曰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難遂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據孔疏則劉應為名周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蓋嘗以諸侯入為三公者公

劉爵爲公傳
義當有所據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困學紀聞卷八

疏證曰傳以四事爲四時之事者詳見五行傳及禮記月令漢書魏相傳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與傳義相合

戰者憚警之也白虎通誅伐篇藝文類聚五十九武部又御覽三百四兵部三十五又三百八兵部三十九警並作警

疏證曰傳以戰爲憚警者廣雅釋言戰憚也法言吾子篇云見豺而戰注戰悸也悸有驚意則訓憚者疊韻爲訓訓驚者展轉相訓論語述而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則作警亦通

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文選籍田賦注

疏證曰禮記祭義曰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注齊或爲粢

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論衡卷十五順鼓篇 又丹鉛總錄卷二十六瑣語類引小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詩外傳卷十八亦說天公人公地公此與夏傳天子三公又爲一義錫瑞案今文說以司馬主兵亦謂天公司徒主人亦稱人公司空主地亦稱地公此與御覽引書傳百姓不親云云觀夏似殊而其義實不異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 北堂書鈔夏

衣錦尚蘔 詩考異字異義 困學紀聞卷三 注 蘔讀爲絅或爲絺 困學紀聞卷三

疏證曰盧文弨曰字書無顈字儀禮士昏禮被顈注顈禪也賈
疏引詩曰褧衣又加景疏亦引衣錦褧衣裳錦褧裳顈與景即
詩之褧字字異而義同也陳喬樅曰案顈即顈字轉寫之譌顈
即顈也禮記釋文絅本又作顈詩作褧同又玉篇檾亦作苘云
與檾同廣韻又作蔶並云與苘同可證也禮記雜記鄭注顈草
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篇云蔶麻屬是褧絅義同顈檾字
同蓋以稱衣無褧言之則爲絅爲褧以用枲反古言之
則爲顈爲檾蘏即蘏之洎文蔶蘏苘皆檾之或借耳

剴切毛詩兩無正正義

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毛詩大田正義

疏證曰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正義曰此一節論矜寡孤獨之事無
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
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
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猶久役在
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
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

寐目恆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者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毛詩雄雉序正義 正義云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

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御覽四百七十七人事部百十八 又毛詩何草不黃正義周禮遺人廩人職節引

火發於窟水洩於深記纂淵海卷一木火引尚書大傳萬卷英華前集

陳壽祺曰韓昌黎外集釋言解有大洩於窟水發於深二語蓋本書大傳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卷第四之三注引尚書大傳 陳

壽祺曰傳文宗廟二字似有誤

疏證曰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集解曰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先君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據左氏傳則此傳宗廟二字應在有字之下蓋傳寫誤例左氏兼諸侯言故曰先君此專言天子故曰先王耳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疏曰左氏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又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注云若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疏曰云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賈疏過求分析與此傳不合似失之

子夏巽拱而進 困學紀聞卷二

陳壽祺曰巽拱二字亦見家語辯樂解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難蜀父老注

髴髴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爾雅釋獸疏

陳壽祺曰山海經海內南經梟陽國髴髴注引周書成王時云云是逸周書王會解文也爾雅疏明引大傳未審當在何篇抑或邢叔明記憶之誤與

泰嶽卽伯夷言僉非一人也

疏證曰路史後紀泰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卽伯夷始稱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泰嶽為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咨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為西嶽或襲之爾羅氏所攷未足為據而其文明引伏氏書傳則大傳當有此二句

出教不得民心則民讙譊 原本玉篇言部

故先較其志見其事注較猶見也 原本玉篇車部

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 離騷經王逸注引書大傳或作禹大傳

疏證曰離騷經朝濯髮於洧槃王逸注洧槃水名也案北山經繡山洧水出焉東流注於河與鄭之潧洧別

尚書大傳刊誤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 論語泰伯疏

陳壽祺曰堯典正義云徧撿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以非伏生大傳文疑出書緯錫瑞案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撿驗左今論作駟計奶韻執對之入歲王仲任習今文尚書如大傳有堯即位之年仲任無緣不知乃云必已成人為約畧之詞則書傳必無堯即位之年矣帝王世紀曰年二十而登帝位皇甫謐之說既不可信亦與年十六之數不合陳云疑出書緯仲任亦非不見緯書者偽孔傳云堯年十六即位正義曰孔氏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然則偽孔傳外無載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正與偽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傳明矣吳中本無此條陳氏疑之而仍增入由未知此書傳即孔傳耳今刪去

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

玉水經濁漳水注引尚書

陳壽祺曰疑尚書逸篇之文且與文選注御覽所引異恐非尚書傳錫瑞案陳氏知此條非尚書傳又於辨譌首列此條謂是尚書逸篇文雅雨堂本誤入唐傳其說甚塙而輯本仍載之蓋猶未免騎牆之見今刪去

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錫瑞案陳本康誥中列此條甫刑中又複出今於甫刑中刪去

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文選海賦注郭有道碑文注

錫瑞案吳中本陳本皆列此條攷文選兩處之注並無之今刪去